

电影放映员必须用手挡住接吻的镜头

回眸历史

一张接吻剧照引来读者痛斥

“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是人们对 70 年代影片的生动概括。

城市里一般是集体组织观看，一些青年通过看电影谈恋爱、找对象，台词都很熟了，进影院是为了消磨时光。

在农村，那时看电影，可是一件大事，人山人海，许多人要翻山越岭，赶几十里路。夕阳西下，放映员幕布就已经撑好，大家争着将板凳搬到放映机的位置。放映员在调焦的时候或者换片子的时候，一些人将手对着投影机直挥，然后照射到幕上，很得意。碰到放映员深夜从其他地方放完影片后再来连放，那大家更是盼望得直伸脖子。

观众很多，几乎将银幕四面围住，后面的爬到屋顶，树上、电线杆上，常有不小心摔伤的。有的人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没办法，正人太多。

也有小青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一帮一帮地打群架、逞威风。那时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放了一遍又一遍，看得人眼圈发红，“男的要带两条手绢，女的要带四条手绢”。

放片子之前，少不了新闻纪录片，一般都是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这些“新闻简报”放好后，才是当天的主菜影片上场。

作家叶兆言回忆：

记得那时候公演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有一部阿

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一片叽叽喳喳。《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小段“天鹅湖”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一结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

上海联合院线负责人吴鹤沪回忆：在“文化大革命”处于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参军当上了一名电影放映员，有一天，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中有两组镜头是无法删剪的，一组是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的镜头，长镜头中总有天鹅湖作背景，特务窃窃私语的描写与小天鹅欢快的芭蕾舞步交替闪现，声画是不一致的，营造出紧张气氛；另一组是以防不测，列宁在瓦西里家的客厅里席地而睡，脑袋底下枕着几本无聊的书本，瓦西里的爱妻指着熟睡的列宁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进而相拥相吻。按领导的指示精神，每当放到这两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准确无误地用手挡住镜头，银幕上不能出现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和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毫无疑问，我这个放映员也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几场电影下来也就做到“准确无误”了。《2002 年 6 月 月报》

1978 年，揭露 50 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史的日本影片《望乡》，在中国上映，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

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

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有很多人，抱着看一场“黄色”电影的心态买了票，却在被主人公阿崎深深感动之后走出影院。

后来还有一部日本影片《人证》，同样吸引了中国观众。有人为了看片中一闪而过的光屁股撒尿的镜头，而反复观看影片。但更多的人，则被影片中妈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情节所震撼，连同影片的主题歌《草帽歌》。歌曲以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声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眷恋和失去母爱的悲哀：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追捕》，以及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毫无争议地占据了

中国观众的心。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同时，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

1979 年 5 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 5 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在欧洲中世纪华丽宫殿中接吻的剧照。

接吻照片的刊登，引发了风波。

一位读者写给《大众电影》的信中称：“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姚元元点名批评过的手抄本小说

手抄《第二次握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63 年 2 月，18 岁的张杨，以自己舅舅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浪花》。从 1964 年起，他几经修改，扩充为中篇小说《香山叶正红》。1970 年，小说改名为《归来》。此后，张杨因反对“文化大革命”入狱近三年。其间，《归来》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抄开来。1972 年春，小说被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翻刻成油印本；因手抄本封面遗失，遂被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只是叙述了一个并不高明的爱情故事：药物学家苏冠兰和物理学家丁洁琼，年轻时曾真诚相爱。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苏冠兰父亲的反对。后来，丁洁琼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苏冠兰则由父亲包办，与医学专家叶玉茵结婚。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丁洁琼毅然回国，留在国内参加建设。历尽爱情磨难，丁洁琼与苏冠兰终于重逢，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在那个只讲“革命”、不谈“感情”的年代里，丁洁琼说过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的名言，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的年代里，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茵等正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使无数饱受磨难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小说中，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出了当年许多人早就想说的心里话。而小说中第二次握手之后，苏冠兰、丁洁琼、

叶玉茵三人的关系该如何相处，更成为手抄本的读者们私下津津乐道的话题。

现居新加坡的上海人 SOUP，在自己博客的文章中回忆道，当年，他躲在“二楼一个完全没有窗的小阁楼里”，偷偷摸摸地抄完了这部小说。抄的过程中，“手酸、头酸、背酸、眼睛酸，反正什么都酸”。抄完后，“我还在扉页上自己画了一男一女握手的手，使这本手抄本更像是从书店买来的”。

1974 年，出狱后的张杨再次改写。小说被扩充为二十万字的篇幅，并再次被传抄，终于引起了姚元元的注意。1974 年 10 月 14 日，姚元元在一个电话里口头批示：“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75 年 1 月 7 日，张杨再次以“反革命罪”入狱，罪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幸运的是，在当年的法院里，还有正直的法官。湖南省法院“张扬案”的主审法官李海初，靠着“拖”的办法，将案件拖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保住了张扬的命。

1979 年 1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右上角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为题，刊发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公开提出：“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李谦的来信，1998 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在胡耀邦的关怀下，张杨终于得到了平反。（以上内容参考《一部小说一个时代 我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2007 年 3 月 11 日《厦门日报》）

颜丹青被人用她和黎海风的色情录像敲诈

两性生活

对妻子毒打

李建国不知道自己在那个房间里做了些什么，似乎他动手打了妻子，似乎还和那个奸夫厮打起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把妻子带回家的。

在强烈灯光的笼罩下，颜丹青的脸色显得苍白而暗淡。此时，她在李建国眼里就像一个被隔离审查的贪官污吏。不，应该说更像是被确定了罪行的罪人。只是李建国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去审问妻子。他茫然而颓废地打开酒柜，拿出一瓶五粮液，打开瓶盖猛喝了几口。看着平静而坦然的妻子，他不禁愤怒地想到，她为什么不哭，为什么不向他道歉，为什么不跪在地上求他原谅？

“真没想到你这么贱，你很喜欢一丝不挂是不是，你很喜欢在男人面前卖弄风骚是不是？既然是个贱女人，为什么要在家里装淑女，你脱啊，干吗在家里穿得这么整齐？”说着李建国伸出手将颜丹青的衬衣狠狠一拉，纽扣被扯掉，“叮叮当当”地落在地上，衬衣敞开，露出了粉红色的文胸。颜丹青本能地用手挡在胸前。

李建国松开手，又喝了几口白酒：“你给我老实交代，你们在一起有多久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我戴绿帽子的？”颜丹青依旧默不做声。他站到颜丹青的眼前歇斯底里地叫道：“别以为不吭声我就会放过你，那么多贪官的嘴巴我都能撬开，难道你比贪官还顽固？”颜丹青终于抬起头，她看着李建国，神情异常平静地说：“建国，咱们离婚吧。”

李建国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卡住了她的脖子：“离婚，看来

你还想和那个奸夫长相厮守啊？”颜丹青被掐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她咳嗽了几声，说道：“随你怎么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还能继续下去吗？”

轻描淡写的语气，不屑一顾的态度更加激怒了李建国：“想离婚？没门！我先打死你这个贱人再说！”

李建国松开手，解开腰上的皮带，不由分说地举起皮带朝颜丹青狠狠抽去。颜丹青吓了一跳，她条件反射地弓下身子，皮带抽在了她的背上，火烧火燎的疼痛向她袭来。地上的玻璃碎片无情地刺进她的肌肤，皮带一次又一次抽打在她的身上，锥心般的疼痛让她生不如死，黏糊糊的血液开始从破损的肌肤里渗透出来。她咬着牙，没有哭。她觉得自己该打，只要能够平息丈夫的怒火，平衡丈夫的心态，挨几皮带又算什么。

她用力扭过头，看了看李建国，她想对他说，不要再打了，她想告诉他，她一点都不恨他，她想让他知道，其实她还爱着他，她已经打算回头了。她张开了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她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她拼着最后的力气朝李建国一笑，便昏了过去。

一段婚姻就此结束

妻子住院期间，李建国一次也没有走进过病房，最多只是趁妻子入睡的时候，透过病房外的玻璃窗偷偷看她一眼。他已经在心里无数次咒骂自己，骂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畜生。妻子是一个那么柔弱的女人，平时生病连打针输液都会怕疼，这次却被打得疼得无法动弹。

让他无法理解的是，在妻子那个看似柔弱的身躯里，怎会有

那般坚强的耐受力，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他突然觉得自己熟悉的不过是妻子的身体，以及她置于表面的东西，而她那像海一般深沉的内心他根本不曾触及过。

颜丹青出院的那天，李建国终于露面了。这是自颜丹青住院后，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李建国，颜丹青只是微微笑了笑，她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这让李建国越发感到内疚。

第二天一早，李建国按照约定时间来接颜丹青，两个人来到民政局。如今办离婚没有先前那么麻烦，只要手续齐全，很快就能拿到离婚证。

办完手续，走出民政局，颜丹青对李建国说：“我的东西，你帮我先收拾一下，等我身体好了就过去拿。还有电脑里面的东西不要给我删了，先帮我保存好。”李建国点点头。

两个人心情都很沉重，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到了家门口，颜丹青准备下车的时候，李建国对她说：“丹青，我去买点菜，咱们最后在一起吃顿饭好不好？”

颜丹青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子冲出了眼眶，被打得皮开肉绽时她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此时，却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李建国也是趴在方向盘上哭得泣不成声。

曾经以为两个人会天长地久，会相伴终身，没想到属于他们的爱情神话，就这样结束了。

被人敲诈

突然之间离开了李建国，离开了黎海风，离开了工作十年的公司，离开了承载着欢欣和痛苦的新家，颜丹青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习惯上都有些不适应。

这些天，颜丹青的脑海里就

像放电影一样，上演着一幕幕纷繁复杂的往事，有甜、有酸、有悲、有喜，以至于她的情绪也跟着悲喜交加的往事起伏不定。那滋味说不出是寂寥、悲凉、可笑，还是别的什么。

中午的时候，颜丹青给自己煮了一碗面。现在她一日三餐基本上都吃面条。原来在家里，她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不得不自己做饭自己洗衣了。

吃完面，走进卧室，拿了一个靠枕放在沙发上，她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刚准备躺下，茶几上的手机响了，拿过手机是一条接收彩信的提示，她按了一下确认键，不一会儿就传过来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让颜丹青大吃一惊，手机也差点掉在地上。这是一张在别人眼里或许模糊不清，在她看来却异常清晰刺眼的图片——她和黎海风赤身裸体做爱的画面！她还来不及反应，就又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你是颜丹青吧，彩信收到了吧，很精彩吧？我这里有一盘激情光碟，相信你会更感兴趣。”

颜丹青大惊失色，赶紧照这个电话打过去，却无人接听。她马上发短信问道：“你怎么样？”那边回答：“如果你不想让这盘光碟传播出去，就老老实实地汇二十万元钱到我指定的账号上。我收到钱后，自然会把你光碟送到你手里。”

“二十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再说要我如何相信你？”

“我知道你有，而且你只能信我。三天内我若收不到钱，你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 A 片女主角。”

颜丹青又发了几条短信，都没有收到回复，她照着这个号码打过去，对方已经关机。

颜丹青感到一阵眩晕，很快

就被一种恐惧感包围，真是祸不单行，刚刚经历了婚外情暴露、挨打和离婚，心头的阴影还未散尽，就又开始面临一场新的灾难，而这个灾难的根源还是那场婚外情。

李建国离婚后常常酗酒，这天又喝醉了躺在沙发上，等穆岚赶过来，李建国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穆岚脱掉李建国身上的脏衣服，和母亲一起将李建国扶到卧室的床上。安顿好李建国，穆岚对母亲说：“您去睡吧，我来照顾哥。”

建国妈打着哈欠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穆岚到卫生间接了一盆热水，拧了一个热毛巾准备给李建国擦一下身子，手刚一接触到李建国的身体，便被李建国一把捉住，李建国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丹青。”

穆岚愤愤然抽出手，站在床边，心里异常酸楚地看着李建国，哥的心里还是只有颜丹青！

李建国翻了个身，平躺在床上，哥的皮肤似乎比原来白了一些，身体也有些发福了。当穆岚看到李建国的短裤被顶成了一个伞包时，她的手开始怦怦乱跳。她伸了一下手，又缩了回来，从李建国粗重的喘息声中，她似乎感觉到了李建国的灼热，她甚至开始想象李建国抚摸自己的感觉，她的心中开始燃烧起一团火。

她毅然走到门前，将房门关上。关上灯，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躺在李建国身边，紧紧抱住李建国。李建国迷迷糊糊地又叫了一声丹青，他的手开始在她的身上游动，她激动得想要叫出来。当李建国将她压在身下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忍不住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刘爱武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颜丹青，与李建国结婚十年，在平淡的朝夕相处中遭遇婚姻之痒，后来她遇到了新来的上司黎海风，穆岚，单恋李建国十多年，被李建国拒绝后，选择了自暴自弃，把自己的尊严与如玉之身献给了一个男妓……四个女人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遗憾，也各有各的结局。

上期回顾

颜丹青打电话给李建国，却发现是穆岚接的，并且这时李建国已经睡了，穆岚竟跟他在一个房间。打完电话，颜丹青失声痛哭，决定也要出轨一次，于是约了曙光见面。见了面后发现，原来曙光就是黎海风，两颗心渐渐走到了一起。而李建国与颜丹青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有一天，李建国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妻子正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他来到宾馆，听到了熟悉的声音。